



我的一位大学好友

作者：北京华文学院 高级班 刘芬芳
来源：《华文教学通讯》2023年第4期

我到马来西亚读书的第三天，终于遇到了跟我来自同一个国家的朋友，其中一个名为Juventia，她来自棉兰——印尼北苏门答腊省的首府。她和我同岁又同级，但我们在不同的科系——她读的是新能源与科学与工程。她的身材匀称，个子跟我差不多高，大约158或159厘米。黑黑的披肩直发勾勒出她方方的脸，长长的刘海偏向左边，露出了她的额头。她其实是近视的，但除了做功课之外，她很少戴眼镜。虽然没有笑，但她的那双杏仁眼时时散发出友善之意，使人不自觉想接近，想和她做朋友。她笑起来时，总是露出她那两排整整齐齐的白色牙齿，脸色显得更加和气。

我第一次遇见她是在大学的诊所门前，那时候我们正要做体检。她发现我也是印尼人之后，就直接跟我说了一句福建话。我站在她面前直愣愣看着她，她才发现原来我听不懂，便换成了印尼语和我交流。她的声音有些高，口音和语调与我有所不同，听起来有一种陌生的感觉，还有点像马来西亚人或新加坡人说马来语的口音。直到我遇见她，我才知道原来大多数住在棉兰的华人都说福建话，这可能就是影响她口音的原因了。我们刚认识的那段时间里，有好几次她还是不自觉地跟我说了福建话，有时候她自己说完就意识到了，有时候是我问她说了什么，她才又换成了印尼语跟我说话。



认识她以后，我发现她就像一个温暖的太阳：开朗、热情、友好。每次碰到她，跟她打招呼时，她都会很热情地回应我，笑容就挂在嘴角。跟她做朋友的这些年，我好像从不曾见到她发脾气样子，连想象也想象不出来。她整个人似乎每时每刻都散发着正能量，使见到她的人也能变得神采飞扬。她是个健谈且很有趣的人，跟她说话时不会觉得尴尬，反而感觉很悠然。而且她特别合群，无论是哪国人，她都合得来。即使她是班里唯一的印尼学生，很快也拥有了自己的朋友圈，甚至和几位教授、职员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。她对家人的情感也非常深厚，经常跟家人联系，书桌上还放着和他们拍的合照；她妹妹来马来西亚读书时，她周末就时常去看妹妹。

她不仅功课好，还积极踊跃地加入了一些大学社团。由于当年的大学以中国学生和马来西亚华人居多，社团里的会员大部分都说汉语，只能说英语的学生想参加都感到有些不情愿。然而，她还是无所畏惧地去尝试，最后还成为了委员会会员。她不光在那里交到了新朋友，还得到了一些知识和经验。就在我们第一批印尼学生创立印尼学生会时，她也贡献了不少的力量。

上课或去逛街时，她会穿着休闲而整齐的衣服，有时候是T恤，有时候是长袖，再配上长裤和鞋子或凉鞋。她左手总是戴着一块褐色的手表，背上背着灰色的书包。无论是烈日当空或者狂风暴雨，她总是撑着一把蓝色的雨伞。比起宿舍，她更喜欢在图书馆读书，我已经在那里碰到过她好多次了。她是个节俭的人，有时候会自己做菜，衣服也会亲手洗，因为使用公用的洗衣机还必须付钱呢。



她最擅长的乐器是尤克里里，有时候还会一边弹一边唱歌。虽然她的声音平凡，比不上张靓颖或张碧晨，但她的音准很好，而且唱歌的时候能让人感觉到她是在很享受的状态里。她还会弹钢琴，当时她用我借来的电子琴弹了一些著名的歌曲，其中一首是《童话》。她还教了我周杰伦的《湘伦小雨》四手联弹，我们一边看乐谱一边弹，我坐在左边，她坐在右边。遗憾的是，因为我是第一次弹这首曲子，弹的时候反复犯错，又得从头再弹一遍，最后我们只能弹好前几个小节。话虽这么说，但其实感觉还是挺好玩的，我那因作业而产生的压力也好像暂时消散了一般。

我们现在毕业了，都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了。我和她最近的联系也减少了，但时不时还会聊上几句。上次跟她打电话谈了一个多小时，过去和当下的事也都无所不谈：回忆着我们的大学生活，实习期间两个人一起吃晚饭，第二天给她发信息时才发现我们俩昨晚都经历食物中毒，以及她在大学最后一年的生活；还谈了我们至今都参加了什么样的活动，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，一些朋友现在过得怎么样了，将来有什么打算，诸如此类的话题。她现在是个数据分析师，做了半年多了，看来还是挺享受的。

大学时能遇到她，并且跟她做朋友，是我至今还很感激的一件事。我们已经两年没见面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见到她，但是如果某日有机会去棉兰，我一定会去见她，分享我们各自更多、更新的故事。也许，我需要再练练那首周杰伦的歌，到时候我一定会同她弹到最后。



教师评语：

这篇文章行文流畅，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，令读者印象深刻。在人物描写方面，能够从肖像、心理、语言、动作等几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立体描写，善于抓住人物特点，语言细腻生动。

（指导教师：北京华文学院 李旖旎）